

与共和国一起走来

辽宁政协之友联谊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与共和国一起走来

辽宁政协之友联谊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共和国一起走来 / 辽宁政协之友联谊会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05-06765-6

I. ①与… II. ①辽…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404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5mm × 240mm

印 张: 11

插 页: 4

字 数: 15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田 杨

封面设计: 杨 勇 白 咏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彭 帅

书 号: ISBN 978-7-205-06765-6

定 价: 30.00 元

序

张仁寿

1949—2009，一个甲子，与共和国一起走过60年。

人间正道是沧桑，换了人间。过去的历史，挥间即逝，不再回来；过去的历史又刻骨铭心，呼之欲出，不能忘记。人民生死存亡，国家成败兴衰，莫此为大。面对百年沧海桑田，每一个人每每忆起不能忘却的那一年、那个人、那些事，都会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既包含着大量赏心悦目的喜事，也有辛酸、泪水与困惑”，有道不完的苦辣酸甜。这是13亿中国人中间一个老年特别人群所涌起的与众不同的特别感受。

本书各文的写作者，都是辽宁政协之友联谊会的会员，都是离任居住在沈阳的全国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委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集结在红旗下。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从青少年时期起步，从基层单位做起，涉足机关、团体、学校或企业、乡镇，为建立与捍卫新中国政权前赴后继，为建设与强固共和国大厦奠基加瓦。他们分别执党，司政，领军，从教，大都担任过领导职务，乃至国家的高级干部、人民军队的将军或者专家学者、劳动模范……至今依然是一个有着渊博学业知识、多样人文资源、丰富实践经验、广泛界别联系、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是一个从共产党内到党外、从共和国内到国外，补充、延伸人民政协工作的大联谊、大统战、大和谐的社会团队。

桑榆忆往，“新中国的艰辛创立，我们参与了；共和国的悲欢

与共和国一起走来

起伏，我们赶上了；伟大祖国强盛辉煌，我们见证着。”血与火的淬炼，风与雨的洗礼，送他们岁逾花甲，步入古稀、耄耋。金秋皎月下，他们与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赏60年国庆大典盛况，目迎瞳送“老战士”方队在少先队员的陪护下，与“共和国同龄人”大队、“90后大学生”组成的“浴血奋斗”方队一起走过天安门，无不由衷地欣慰“历史与未来、光阴与时代、家庭与国家，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2009年2月发起的“与共和国一起走来”的征文活动，激发了会员老人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热情。他们的心绪回归到激情燃烧的岁月，追忆历史，广开思路，以亲历、亲为、亲见、亲感为素材，挥笔泼墨，使得“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踊跃投入了这部“民间文献典籍”的写作。这篇篇激越文字使人们想到，社会学者把“社会—历史叙事”的大叙事之作，划分为“作家叙事”与“社会公众叙事”两大类，而后者在新时期日渐发达，产生了许多颇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优秀作品，成为盛世文事一大可观风光。

今天，我们鉴赏本书各文，就不是纯粹的“个体叙事—私人叙事”的回忆录，也不是报告、讲话、批文的集结，而是用一己的、家庭的、友朋的个体、群体叙事，反映社会的、历史的、环境的真情状貌，使之成为提供真实而饶有兴味的社会变迁的公众叙事。它们兼备共产党人党性、民主党派党性和人民性、民族性，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客观性、文献性，彰显老兵特色的历史记录、文化映象、社会档案的价值，不啻是一种社会—文化阅读文本，是留传子孙后代的有益遗产。

人们常言：“老干部是国家的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理解，这句话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肯定，也是寄望。其基本含义在于，老干部为历史创造了宝贵财富，老干部是历史幸存的宝贵财富，老干部还在继续为历史贡献宝贵财富，老干部也应当而且

能够“量力而为，尽力而为”地多留下一些宝贵财富。古人说，“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衰老的只是物质，而不是精神。老年人完成人生后期任务所奉献的宝贵财富，主导的不应当是物质的，而应当是精神的，是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精神变物质的价值，会是无定量的。

人们共识：人生来就在写历史，不论是以行为方式，或是以文字形式，都会有国家和人类传记的元素。特别赞赏改革开放30年，出版图书市场日趋繁荣昌盛，不乏老干部的夕作华章。辽宁政协之友联谊会中，一些老同志陆续完成了不同形式的历史写作与出版，一些老人正在做着这一件有益于社会历史传承的事情。《与共和国一起走来》这本书，是我们这些老政协人的国庆纪念，也是留给后来人的亲历芯片。

历史最初的基础正是老人对后人的诉说，一代代传下去成了书。

历史是用例子教育人的哲学。人人写历史，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2009年11月11日

目 录

序	张仁寿 (1)
回顾与感悟	孙 奇 (1)
炎黄子孙——中华民族	李启生 (4)
60 年, 这次回故乡	李启生 (8)
复活在烈士碑上的英名	沈显惠 (13)
“真理标准”讨论谱写共和国新篇	沈显惠 (17)
长途奔袭 抢占丰台	孙凤举 (24)
与时俱进的认识	项 冶 (30)
真理标准指引富民强国之路	张启胜 (36)
为共和国装备“顺风耳”、“千里眼”	宫秉华 (45)
风雨过后见彩虹	孙德本 (49)
祖国在我心中	林 声 (54)
我是中国人	林 声 (60)
开国礼炮鼓舞战鄂西	艾维仁 (64)
“打扫屋子”, 平安中国	张仁寿 (69)
共和国主权的严正宣示	张仁寿 (78)
生命线	孙国明 (86)
政协 20 年感言	关在汉 (90)
十岁孤儿找到祖国母亲	贾忠林 (95)

与共和国一起走来

沧桑巨变话民生	杨庆信 (98)
共产党共和国情深似海	郑忠文 (103)
我和神鹰一起飞翔	李国忠 (105)
为共和国蓝天卫士“强骨添翼”	周卫国 (110)
颂邓小平	齐可来 (114)
我在 1949 年前后	齐可来 (117)
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吕炳华 (119)
我的战火童心	何尔立 (123)
第一个国庆节	刘广明 (127)
碧血丹心,“万岁”三呼	刘广明 (130)
从共和国元勋故乡走来	刘慎思 (133)
一起走过的历史时代	姜笑琴 (138)
辽宁农业春秋 60 年	徐文才 (143)
40 年后雷锋情	陈巨昌 (149)
两个问题一百年	陈巨昌 (152)
 后 记	 陈巨昌 (166)

孙 奇, 1930年6月出生, 辽宁省昌图县人。1948年参加革命,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辽宁省副省长,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书记, 辽宁省政协主席。2001年离休。



回顾与感悟

□ 孙 奇

最近一些日子, 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 中共辽宁省委和省政协也召开了庆祝座谈会, 我认为很有意义。人民政协60年, 值得很好地纪念。因为人民政协有她的光荣历史。我查了一些资料, 60年前的今天, 1949年的9月25日, 正是毛泽东主席和各党派协商, 确定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中国的纪元怎么确定、国旗选定哪个、国歌用什么的的日子。在协商的基础上, 1949年的9月27日, 通过了首都建在北平, 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纪元以公历纪元计算, 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歌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 并且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 起代临时宪法的作用, 并且在会议上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与共和国一起走来

主席、副主席，确定了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人民政协的60年是可歌可庆的60年，作为一位多年从事政协工作的干部来讲，我感到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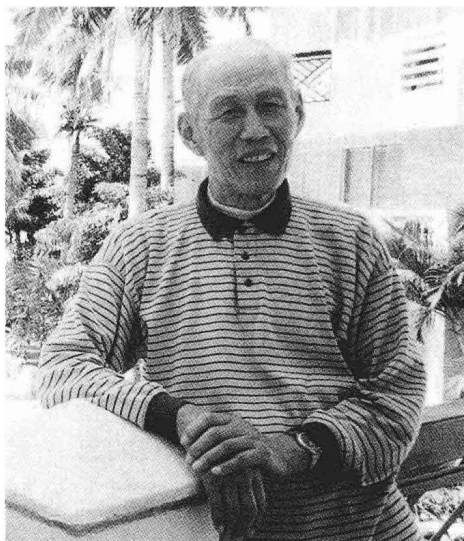
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光辉的60年。具体讲，前30年，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人民政协也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锻炼，曾一度停止工作，组织瘫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协才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30年，是国运昌盛的30年，也是人民政协组织发展壮大的30年。“文革”前，辽宁省县区一级政协只是在部分县里面有，多数县区没有人民政协组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省县区普遍地建立了各级政协委员会，政协委员的界别在增加，政协委员的队伍在壮大。现在可以说，各级政协委员已经分布在社会方方面面，政协组织的社会影响在扩大，政协委员的社会地位在提高，人民政协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的30年，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方面不断完善的30年。最初，人民政协的职能只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在改革开放以后，修改政协章程时，又加进去了“参政议政”4个字。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当一批非中共的同志在各级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担任实职。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近，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记起一件事，记得不完全准确。大约是在1995年，我到省政协工作不久，在省政协的七届三次会议上，大连市民盟主委王鸿钧委员等率先提出了一项建议国家兴建烟大铁路轮渡工程提案。我听了以后，说这是一个很有见识，对国家经济发展很有影响的提案。年岁大一点的，在辽宁工作久的同志都知道，当时辽宁到关里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秦沈客运专线，客货运输都要通过山海关一个瓶颈，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客

货阻塞现象很严重。王鸿钧委员建议从辽宁的旅顺口到山东的威海，建火车海上轮渡，增加一条海上通道，缓解山海关的压力。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立项，辽宁一时定不了。199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辽宁的十几名委员，根据王鸿钧委员的提案，向国家提出建设烟大铁路轮渡工程。这项提案得到全国政协的重视，列为一号提案，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亲自到场。经论证，烟大铁路轮渡被列入国家计划。

现在烟大铁路轮渡工程已经建成，并且早已通车。这几年的报纸多有报道此方面的消息。王鸿钧委员也已病故。建议省政协提案委查一下当时的资料，如果准确的话，能不能请有关方面写一篇报道。提案人虽然走了，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提案人，以示对他的怀念。

李启生，1926年出生，辽宁省貔口（今属普兰店市）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离休。



炎黄子孙——中华民族

□ 李启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在沈阳，在中原地区，“炎黄子孙”这个说法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三四月间西南游，到了湖南、贵州、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就觉得别扭了。

汉族在共和国人口中占90%左右，是中国命运的主导力量，是主体；少数民族只占10%左右，但绝对人口数亦接近两亿。在世界各国中超过一亿的就是人口大国，没几个，绝不能等闲视之。

“炎黄子孙”说古已有之，只是近年来，一是海外统战的需要，尽可能地凝聚人心，服务于振兴中华；二是国内旅游产业兴起，沾点边的都往黄帝、炎帝上贴，修像、立碑……各行其道，以拓宽客源，于是这个说法就热上加热起来。严格说来，到底有多少真

正的炎黄子孙，谁也说不清楚。“汉族”这个词可能是从汉朝以后才形成的，当时的中央政权以黄河流域为主，包括长江、珠江、辽河流域，不同的时代疆域大小不同，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以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吸纳了许多民族和部落。不少历史上有名的少数民族如契丹族、鲜卑族、奚族等，而今都不见了，不是消失了而是融合到汉民族里了。曾经掌握过中原地区政权的融合得更快，因为少数民族掌权，不和多数民族融合就难以站住脚。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形象地说过：“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是少数民族。”这个过程可能是五千年前就开始了。史书和传说讲的炎黄联合的部落和蚩尤联合的部落中原大决战，可以相信真有其事。炎黄联军大胜之后控制中原的局势形成，是一次胜利者的大融合，蚩尤联军的主要部分拒绝投降是一群硬汉，但是几千年来被妖魔化了，历朝历代没有人给他们说好话的。不仅官府歧视压制他们，就连汉族中的被流放的犯人，到边疆后也要占好地搞扩张，将少数民族逼向深山区，在极端困苦的环境里生存。汉族的农牧生产和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由奴隶制而封建制，大大进步了，他们却在深山老林封闭状态落后了，停滞在原始状态。我们悠久而沉重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在西南几十个少数民族里，苗族最多，别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共和国内的，唯独苗族不仅跨省还跨国，越南、老挝、泰国都有，加起来有几千万人，几千年迁徙、繁衍，分成黑苗、花苗、白苗、长颈苗等多个支系，但都叫苗族。我问贵州省政协一位陪同的同志，他的苗族祖先在哪里？答复得很明确：“我们是蚩尤的后代！”他说虽然没有文字记载，祖祖辈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风俗有异，语言也不相同，但都供奉苗王，都知道祖上是从中原地区迁过来的，而且死了以后棺材要头向东方（或东北方）。这些千年故

事和习俗，说明他们固守着他们厚重的历史传统。过了凤凰城在湖南、贵州交界有一处内长城，是旧社会地方政权修的一条区分熟苗和生苗的分界线：长城这边是同汉族交往和杂居的熟苗，长城那边是大山区，是敌视政府、拒绝汉化的生苗。生苗很厉害，捉到汉人就杀死，说明历史积淀下来的仇恨和官府压迫激起的仇恨之深。各个朝代都有苗民造反的事件，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是千古美谈。孟获应该就是苗族，诸葛亮英明，化解了仇恨，促成了民族和解。可惜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地方官府欺压苗民的居多，炎黄子孙对蚩尤子孙是有愧疚的。过去在电视上、照片上看苗族妇女的服装头饰，几十斤重，戴那么多银器作为一种美来展示，总觉得有点怪异，美在哪里呢？这次明白了，原来是“家随人走”，也是逼出来的。苗族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其简单，经常受到打压，有了一点财产，就打造成银器戴在妇女身上，可以随时转移，免遭损失，久而久之就改造成各种花哨的银器，变成了一种装饰品沿袭下来了。这也是炎黄子孙亏欠蚩尤子孙的一个方面。

共和国快60周年了。回头看，还是共产党、毛泽东高明，把这桩历史旧账给解决了。蒋介石统治22年，只知道打内战，认为穷山恶水出刁民，对苗民不当人待。毛泽东不但有一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思想，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可能也有很大关系。湖南特别是湘西苗族等少数民族很多，年轻时大概就接触到这一问题，到了长征途中和彝族领袖小叶丹歃血为盟，安全通过彝族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这个红军生死攸关的经验，不能不使他深思民族政策的重要性。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一再发动批判大汉族主义，纠正干部中歧视少数民族的倾向，一再强调要搞民族区域自治，只要少数民族能达到30%，汉族占多数也要由少数民族当家。当时有些人不大理解，怀疑这样是不是搞过头了，对汉族不公。事实证明，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完全正确。再想想苏联那些民族共和国，一个晚上就分崩离析了，就更彰

显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高明。在贵州铜仁市，市政协主席款待我们。席间他讲的都是“北京话”，对中央政策讲得头头是道，理解得很深。他是全国政协常委，苗族中的佼佼者，苗族人民视他为自己的代表，民族的骄傲。由他来做苗族的工作，再加上中央财政上的支持，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汉苗之间的团结就好办多了。据说那些生苗区已成了历史往事，那里已有了村委会，建了小学，修了道路，已经从刀耕火种进化到现代生产方式，从奴隶制中拉了出来，跳过了封建社会这一阶段。虽然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政治、社会条件已基本具备，今后的发展速度会加快起来，能够同汉族一起共享发展成果。这也算是炎黄子孙对蚩尤子孙的一种历史补偿吧！

炎黄联军胜利控制了亚洲最好的广袤大地，经过几千年的繁衍发展，创造出高度灿烂的文明，聚合成全球最大的民族群体，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辉煌。将炎黄二帝尊崇为“人文始祖”，万世敬仰祭奠，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不能忽略失败者，应该尊重和帮助失败者。当时没做到，后辈子孙应该做到。在西南地区是这样，东北、西北也是这样，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等，大概都没卷进中原大战，有一些民族是后来才形成的，也与中原大战无关，他们不会认同“炎黄子孙”的。学术界曾有人主张用“炎黄蚩子孙”这个提法，这也不好。苗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就没包含在内，挂一漏万，何苦来哉！

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概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的民族大家庭，大家都有份。除了海外统战和一些特殊场合必须讲炎黄子孙外，通常就用中华民族，不伤及小弟弟，老大应该有这个大度和海量！

60年，这次回故乡

□ 李启生

60年，这次回皮口镇（原貔子窝）7天，住在侄女小梅家，恬静回忆中夹杂着不少欣慰和失落。

房子还是原址，但翻建后模样全变了，也没有一件奶奶、妈妈用过的物品，少了老家的感觉。除了李家赁铺那栋矮旧房子和李嘉祥家的小门楼外，整条胡同没有一处老房子了。我出生地的上房大奶家那间西厢房也不见了，浮现眼前的倒是奶奶被拉去玩纸牌输钱生气的样子，把她不再接触纸牌的刚毅印记深刻在了我的心灵中。东头那座小山神庙无了踪影，儿时妈妈指着庙下面又大又深又神秘的那条沟，哄我说：“弟弟连生就是在东大沟捡的！”我还特意到东大沟找过，看能不能再捡一个，可一直没发现。而今，大沟填平了，盖起楼房了，乱葬岗子也变成工厂了。

一个身单影孤的老人，看着几十年来的变迁，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是喜悦，又是叹息。记得有一次奶奶病了，我到“胡仙洞”求药，看到石头山中间开着一朵小黄花，就爬上去摘了下来。大人们小声议论：“这孩子太大胆，敢爬上‘胡仙洞府’！”我对“胡仙”半信半疑，回家后妈妈把这朵黄花给我蒸吃了，还挺好吃。那座伸到海里的小石山，在建国防工程时炸平不见了，不知什么人在岸边又叠起了一个有点不伦不类的“胡仙洞”。至于爸爸带我钓过鱼的石礁岛，早被日本人炸掉做了修大坝的石

料，那个荒凉山头现在住满了人家，成了一个村庄了，山头下那个叫“杀猪房子”的屠宰场成了孵化厂。这里常是“赶海”人下海的地方，有一次连生同我去“赶海”被海蜇蜇了，脸肿得吓人，幸好在回家路上消肿了。没想到连生先我而去，今天如能同游该有多好！

皮口镇沿海街道，原是商铺连连的繁华地方。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中，这里人口几倍地增长，全变成现代楼房了。那东、中、西三座标志性建筑关帝庙、财神庙、娘娘庙，是孩子们节日最喜欢去的地方，而今不知被哪一任镇官愣头愣脑地全扒掉了，颇有传统艺术特色的娘娘庙更令人痛惜。一连几天漫步寻觅儿时伙伴，很遗憾一个也没有碰见。几十年间跨过千山万水，只要一想到家乡总有那么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奶奶、妈妈已走了多年了，景物也变迁了，禁不住心中一阵茫然。新人已是这里的主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倒成了局外人、陌生人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不仅儿童不相识，连老人也不相识了。如果说唐代诗人还在诗中表露些许快乐情绪，我则多了深沉和惆怅！

60年，同一条街道，不同的年代演绎着相同的故事。“安秧子”（安家公子哥的意思）家那条街道变化最小，东西大院基本保持完整。他们是当年皮口镇的首富，有汽车的只西院一家。西院大儿子大我七八岁，成天穿个西装拿个鸟枪打鸟，以后听说“吃抽嫖赌”什么都干。他妹妹安风英小我几岁，据说去了国民党军政工队，是死在战乱中还是跑去台湾了就不晓得了。东院的安风清是我同学，长得很清秀，不知怎么的，我很愿意接近她。但她是富家女，不愿搭理我，我上大连念中学，她也到一个什么中学去了，以后就无消息了。安家衰败了，已没有后人在皮口，大院已成了大杂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涌出了一批新人，孙菊花是其代表。她在临海大街上建起服装厂成了新首